



大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五十九次全体会议

2002年11月25日星期一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扬·卡万先生 (捷克共和国)

下午3时10分开会

议程项目21 (续)

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包括特别经济援助的协调

秘书长的报告 (A/57/300)

(a) 加强联合国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协调

秘书长的报告 (A/57/77、A/57/320、A/57/578)

秘书长的说明 (A/57/613)

(b) 向个别国家或区域提供特别经济援助

秘书长的报告 (A/57/97、A/57/136、A/57/174、
A/57/180、A/57/256、A/57/301、A/57/353、
A/57/377)

决议草案 (A/57/L. 33、A/57/L. 41、A/57/L. 42、
A/57/L. 43、A/57/L. 46、A/57/L. 47)

(c) 援助巴勒斯坦人民

秘书长的报告 (A/57/130)

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请塔吉克斯坦代表发言，他将在发言中介绍决议草案 A/57/L. 42。

阿利莫夫先生 (塔吉克斯坦) (以俄语发言)：我极其荣幸地介绍题为“为促进塔吉克斯坦的和平、正

常状态和重建提供紧急国际援助”的决议草案 A/57/L. 42。我高兴地报告，在公布决议草案之后，已成为决议草案提案国的代表团名单现在包括下列国家：亚美尼亚、孟加拉国、加拿大、中国、埃及、法国、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本、立陶宛、马耳他、摩洛哥、挪威、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瑞典和乌克兰。这样就共有45个提案国。

这是大会第七次审议向塔吉克斯坦提供国际援助的问题。这表明国际社会极其关心继续加强该国的和平与稳定。

在这期间，联合国不但在和平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还成功地继续援助塔吉克斯坦的冲突后建设和和平可持续发展。政府的努力以及联合国的援助，对于满足紧迫的紧急需求、减轻为期两年的干旱的影响、加强可持续地改善粮食安全以及扩大享有初级保健和其他基本社会服务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继续向塔吉克斯坦提供国际经济援助和筹措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经费对协助发展和加强实现和平进程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我们高兴地注意到秘书长为拟订2003年向塔吉克斯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正式综合机构间呼吁作出了各项努力。该决议对联合国在塔吉克斯坦冲突后建设和平方面继续发挥作用、以及联合国塔吉克斯坦办事处为建设和平作出各项努力特别表示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 (C-154A)。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欢迎，并对各国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塔吉克斯坦的人道主义需要表示感谢。决议要求继续为塔吉克斯坦冲突后时期的经济复原与重建提供援助和支助。决议真诚欢迎秘书长打算继续执行联合国在塔吉克斯坦的各项人道主义方案，并敦促会员国充分及时地为综合机构间呼吁所涵盖的各项方案提供资金，以便在推动该国和平建设和经济发展进程中满足人口脆弱群体的人道主义需要。决议要求秘书长继续对联合国向塔吉克斯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领域的各项活动进行审查，以便制订一项共同人道主义战略，决议还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进度。

最后，让我对卢森堡大使休伯特·沃思先生努力协调我们的工作，对参予商定决议案文的各国代表团、特别是欧洲联盟、俄罗斯、美国和加拿大代表，并对各提案国代表团表示衷心感谢。

劳林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加拿大欢迎有机会就题为“加强紧急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的协调”的议程项目 21 在大会发言。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几乎每次都把有关项目 21 的发言重点放在国际人道主义系统面临的多种挑战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目前采取人道主义行动的环境十分复杂，而且——对平民人口和设法保护平民权利及其需要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来说——也很不安全。人道主义接触、对平民人口的人身和法律保护、以及处理冲突的根源，这些仍是战患人口面临的最迫切问题。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里亚、布隆迪、中东、哥伦比亚和其他地方的情况就是如此。受自然灾害影响的人口经常成为意外事件的受害者，最近南部和中部非洲发生的旱灾对其而言突出表明，包括决策失误在内的体制因素可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人口的防范战略，普遍使人们更为脆弱，特别是更容易感染艾滋病/艾滋病。

毫无疑问，这些难题对各国政府、联合国机构和其他政府间和非政府行动者采取有效人道主义行动和确保协调的能力都产生了影响。我们必须在优先基

础上继续努力处理这些挑战。的确，我们必须设法对我们全人类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作出回应。

虽然我们承认有许多障碍阻碍协调工作，而这些障碍并非都是由外部驱动的，但我们认为大会应该退一步，对协调领域去年出现的若干积极事态发展进行审议。

首先集中谈谈总部问题，我们认为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取得应有的成绩。委员会应人道主义危机中的性暴力和色情剥削指控而制定的行动计划值得欢迎，并展示了在全世界处理这个问题的集体承诺。我们期望委员会继续在紧急救济协调员的领导下，贯彻这项行动计划，并实行零容忍政策。提供援助的各机构必须确保对其支持者及其援助对象负责。我们不能沾沾自喜。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的各个工作组在其他领域，包括在军民协调方面也十分繁忙。加拿大对有机会参与制定有关在复杂紧急情况中使用军事和民防资产的指导方针表示赞赏。这是委员会第一次真正主动接触会员国，征求他们对其一项政策文件的意见。我们还鼓励委员会考虑对六月份完成组建的军事和民防股进行审查，该股提出的各项建议应得到工作组的认真考虑。

加拿大对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成员积极参加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国内流离失所问题股的组建和发展工作感到欣慰。该股虽然一年前才建立，但我们认为它为改善联合国——在总部和实地——回应国内流离失所者问题的措施作出了贡献。显然，如果我们要确保把对国内流离失所者的保护和援助需要融入联合国国别工作队的各项努力之中，并不忘记这些需要，那么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已经取得良好的进展，我们期望联合国机构特别通过借调工作人员同该股合作，并认真审议最近临时审查中概述的各项建议。的确，对该股作出集体承诺、国别工作队应用补充指南、以及对该股和国内流离失所者高级网络提出的各项建议采取后续行动，这些仍是判断各机构接受协调进度的重要指标。

我们除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外，还着眼于联合国各人道主义、军事、政治、人权和发展机构之间的合作，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在对卜拉希米报告及其对交叉编制和加强融合的强调采取后续行动方面取得一些进展。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同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部在处理刚果民主共和国保护难民问题方面进行的合作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范例，阿富汗问题综合管理工作队也是一个突出的范例，该机构为制定联合国统一办法提供了便利。

(以法语发言)

我们也在实地一级看到加强合作和联合行动的重要范例。

阿富汗问题机构间回应办法虽然遇到种种挫折，但展示了联合国系统在团结一心时所具有的力量。显然，从包括东帝汶和科索沃在内的以前历次危机中获得的经验对阿富汗问题的国际回应办法产生了影响。这一点在任命区域协调员、努力在整个现行敌对行动中继续从事各项活动、建立军民协调联系和成立人道主义新闻中心等行动中都显而易见。这也是把人道主义和发展的行动者聚集在一起的决定的核心，以便制订一个连贯和协调的战略，这产生了有关 2002 年向阿富汗人民提供紧急和过度援助方案的文件。加拿大高兴地看到捐助国、联合国和阿富汗政府真正致力于加强它们之间的协调，以促进阿富汗政府建立稳定的努力。

在安哥拉，在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领导下，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对紧急需求作出的迅速的评估令人印象非常深刻，成功地指出了在停火之后需要立即满足的紧急需求。在确定了各个机构或非政府组织应当带头的领域之后，我们高兴地注意到，这一合作也扩大到《综合呼吁》和确定共同的优先目标。

在哥伦比亚，我们看到联合国的国别工作队、非政府组织和该国政府作出一致努力，通过有关保护的工作队对保护问题采取有效的方法，确保流离失所者

和其他受影响人民的权利成为共同的人道主义行动计划的一部分。

合在一起，这些努力反映了在改进协调努力方面的进展，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和在最有争议性的问题上。加拿大对这些发展感到满意。我们注意到，这些发展符合秘书长五年前开始的一揽子改革计划的原始意图，特别是他对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响应系统和改善对人道主义问题的支持的重视。尽管这些成就属于许多人，我谨借此机会表示加拿大对人道协调厅的工作的赞赏。人道协调厅发挥了一个基本作用，在联合国系统内成为一个交流中心，协调危机管理和在危机中促进对平民人口的支持。我们敦促人道协调厅继续努力改善人道主义界内部的协调，并努力促进政治、人权和发展行动者之间的更大的连贯性。

最后，我再次表示我国政府对迄今为止的进展的赞赏，以改善人道主义行动的全面的效力和协调。我们的努力的目标继续是确保作出更有效和效率更高的反应，把受到冲突和灾害影响的人民的需求放在首位。人道主义响应系统发挥着具体和显著的作用，以满足今天对联合国提出的各项要求。加拿大将继续同大会成员和其他有关的行动者一道积极努力，创造秘书长所呼吁的保护文化，并制订必要的战略，改进受自然灾害和复杂的紧急情况影响的人民的法律和人身保护以及物资援助。

卡帕格利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阿根廷代表团谨向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联合国各机构和人道主义界的其他成员表示最高度的赞赏，感谢他们根据第 46/182 号决议规定的原则在人道主义领域中进行的工作。

阿根廷代表团谨表示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2 年实质性会议的人道主义会议期间所谈判的结果感到满意，特别是因为经社理事会在协调联合国的人道主义活动中的核心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谨重申对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在现场继续面临的危险的安全条件感到关切。阿根廷政府

和人民强烈谴责对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袭击，并希望向付出生命的最高代价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家属和朋友表示哀悼，这些工作人员是在为受人道主义危机影响的人民服务时丧生的。

在这方面，阿根廷对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的霍克先生于11月22日去世表示遗憾。同样，我们感到关切的是，被派去救护霍克先生的救护车被拒绝立即进入该地。除了这一严重事件之外，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车辆和工作人员也在最近几个月里有几次遭到袭击。

我国代表团谨向秘书长表示深切的赞赏，感谢他提出了A/57/300所载的有关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安全和保障以及联合国工作人员的保护的报告，该报告是大会就这一重要问题进行工作的良好的基础。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在工作人员的安全和保障方面的2002-2003两年期执行倡议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我们感到鼓舞的是，联合国工作人员的死亡人数看来正在减少，这是因为加强了培训和安全管理，以及执行了最低行动安全标准之类的倡议。在这方面，我们欢迎任命了一位助理秘书长级的全职的联合国安全协调员。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仍然需要做许多事，以减轻、减少和管理联合国工作人员面临的危险和风险。联合国系统各组织雇用的许多工作人员仍然被拘留在世界各地，联合国工作人员继续面临空前数量的强奸、性攻击、武装抢劫、对人道主义车队和行动的攻击和骚扰。

为了继续解决这种情况，阿根廷代表团坚决赞同秘书长在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在这方面，我们呼吁会员国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履行其职责，确保把袭击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凶手绳之以法；确保充分调查对在其领土上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发出的任何威胁或采取的暴力行动；并根据国际法和本国立法采取所有适当措施，确保适当起诉犯下这种罪行的凶手。在这方面，我们谨回顾，国际刑事法庭的《罗马规约》把蓄意攻

击根据《宪章》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或执行维持和平任务的工作人员的行为当作战争罪行。与此同时，我们呼吁对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使用的通讯设备实行限制的国家为了工作人员的安全立即取消这种限制。

我们认为，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和冲突后建设和平行行动的联合国和有关人员的安全应该继续作为这种行动规划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方面，我们呼吁秘书长和东道国继续保证，在联合国与东道国今后或目前谈判达成的部队地位协定、特派团地位协定和东道国协定中列入《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各项关键规定——其中包括关于防止攻击特派团工作人员、将这种攻击行为定为应该受到法律制裁的罪行以及保证起诉或引渡犯罪者的规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与安全理事会还应该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加强合作，并且应该考虑到许多武装冲突涉及的人道主义和社会经济问题。

阿根廷代表团谨强调，必须促进《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的普遍性，在这方面，它鼓励所有国家成为《公约》缔约国，充分遵守根据《公约》承担的义务。除其他事项外，《公约》所规定的法律保护范围问题特设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努力进一步审议当地聘用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在伤亡者中，他们占多数——的安全和保障问题，其工作取得了进展，我们对此也表示欢迎。

我们敦促卷入武装冲突的各会员国和其他当事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保障所有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和联合国及有关人员的安全，保护他们。

鉴于保证联合国人员的安全和保障是本组织的一项基本责任，我们谨强调指出，必须为此拨出足够和可以预计的资源，包括与联合国系统内各有关机构、基金和方案作出必要的分摊费用安排。

近年来，除各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发挥作用外，越来越多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系统各机构、方案和基金密切合作，在实地开展工作。往往在危机局势中，这些行为者之间的关系涉及到严重

的安全问题，因为一个团体的行动可能影响到另一个团体的活动安全。

在这方面，阿根廷代表团欢迎制订一套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安全合作指南，从而为这种关系建立一种框架。这些不具约束力的指南要求加强互动，分享资源和培训能力，并促进制订共同安全标准和基本规则，这些指南符合加强安全管理系统的努力，符合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及政府间组织将安全作为活动组成部分的坚定承诺。

因此，我们欢迎大会最近通过决议，要求秘书长拟定示范或标准规定，将这些规定列入联合国与各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或机构签订的协定，并且向各会员国提供已经签署这种协定的组织或机构名单，以澄清如何对这些组织或机构所部署人员适用《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

各国政府具有首要责任，保护和协助受人道主义危机影响的人民，这是公认的原则。与此同时，各国应该为各人道主义组织的工作提供便利，保障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安全，保证他们能够畅通无阻，使他们能够有效地开展协助受影响平民——包括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工作。在这方面，人道主义行为者所作的努力或者他们谈判达成的安排从属于国家责任。

但是，正如我们过去在大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发言时所指出，我们认为，在国家不愿意或不能够履行其责任时，没有理由对人道主义需要无动于衷。所有人都有责任保证弱势群体得到人道主义协助和保护。

孙俊英先生 (大韩民国) (以英语发言): 在这个议程项目之下，大会审议许多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作出决定，我首先感谢秘书长提出关于这些问题的报告。这些报告发出的信息是明确的：相当大一部分人类需要 we 无条件的关注和照顾。这些报告还强调说明，对于面临自然灾害或其他紧急局势的人民而言，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报告还指出了联合国系统从事救灾和人道主义援助工作的各部门正在进行的各种努力，这些努力的目的是保证它们有效力地和有效率地协调其工作。在这方面，我谨赞赏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减少灾害机构间工作队和联合国在实地开展活动的各机构以及它们的各伙伴，在这一年里，他们取得了显著成就。“9.11”后，经济出现了困难，政治出现了不确定性，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共同和单独作出的努力尤其难能可贵。

新世纪伊始，自然灾害继续肆虐。对这些灾害进行分析后发现，其主要原因不是自然，这些灾害是人类活动累积后果——如都市化、滥开发、环境退化和因环境退化而产生的气候变化——造成的。因此，救灾和复兴方案与发展的长期规划密切相关，应该根据这种密切关系制订和执行这些方案。与此同时，国际减少灾害战略倡导的减少灾害原则应该纳入可持续发展规划。

事实上，在所有紧急情况中，不管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紧急情况，人道主义援助本身都不能作为一个不同阶段进行，而必须作为一个连续过程的组成部分进行，这个连续过程包括救济、恢复和发展，地方社区全面参与这个过程每个步骤。否则，结果可能是出现使紧急状况持续存在下去的依赖性并在将来的灾难和危机中比较脆弱。

在这方面，我注意到东帝汶仍然比较脆弱，需要援助，但我对它从救济和恢复向发展过渡所取得的进展感到振奋。联合国的援助在这种过渡中非常重要。但最重要的因素是东帝汶人民及其领导人的勇气和希望。今年5月份，在东帝汶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诞生时，他们就开始执行第一个国家发展规划。我祝愿他们在邻国和联合国的持续支持下成功地执行该计划。

虽然与人道主义紧急情况 and 危机作斗争的其他国家情况非常不同，但国际社会也想看到这些国家成功地转型。为此，它必须继续向东道国政府和其他伙伴提供具有前瞻性的援助。

在遭受战争摧残和旱灾打击的阿富汗，人们仍在与严重的人道主义困难作斗争，国际社会的耐心及其对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的长期承诺面临着特殊的挑战。联合国必须在与这种挑战的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大韩民国承诺在该进程中尽自己的责任。

人道主义援助开始于接触脆弱群体并评价他们的需求。同样重要的是对情况进行监测，以便确保他们确实得到所提供的援助。所有有关当事方必须在该进程的这两个方面提供充分合作。

另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是提供援助的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安全。如秘书长报告指出，行动中的安全已成为人道主义干预的一个组成要素。在这方面，我欢迎为加强联合国人员的安全协调和管理而采取的措施。特别是对联合国所有外地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拟定所有工作地点的最低限度工作安全标准以及关于联合国同非政府组织间安全协调的原则，这些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步骤。

我还想与别的国家一道，呼吁会员国加强为结束针对联合国人员的犯罪的有罪不罚现象而采取的行动。最起码，他们代表最崇高事业为国际社会所作的牺牲应被视为荣誉和正义。

兰巴先生（马拉维）（**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作为本届常会议程项目 21 纳入加强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协调这个引起关注问题的重要决定。还令人满意的是，在今年 7 月举行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实质性会议高级别人道主义部分期间，曾对这个重要问题给予广泛审议，而今天的全体辩论是在此之后不到 5 个月进行的。秘书长在 A/57/77、A/57/300、A/57/320、A/57/578 和其他一些文件的报告提供了重要信息，对我们理解人道主义挑战的规模非常重要。

我认为，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定在今年各自的会议中审议本项目并非简单的巧合。我认为这非常明显地表示两个机关认识到加强人道主义援助领域的联合国活动的协调的迫切需要。这个世界机构在该领域的参与越来越多，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也

反映出全球特别是非洲，尤其是南部非洲和马拉维的自然灾害和其他紧急情况范围和规模在迅速变化。

马拉维正遭受史无前例的饥荒。大约 330 万马拉维人的生命受到威胁；如果粮食援助耽搁或不够，大约 10% 的人将挨饿。目前影响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区域 1 400 万人民的饥荒危机因为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病而恶化，这种流行病迄今使马拉维 1 200 万人口中的 16% 受到感染，从而破坏了这个国家的生产力。这些灾难需要提高效率 and 作出一致的反映和干预，但可以利用的资源及人力和机构能力不足以对付这些灾难。

考虑到在灾难时期为减轻人的痛苦及时采取人道主义行动情况的紧急性和极其重要性，对定期审查、全面评估并确实协调人道主义救济的执行情况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在人道主义现场采取行动者和其他有关者逐步增加，有时导致工作重复，资源分配不当。秘书长在 A/57/77 号文件中的报告适当地论述了协调问题。

我国代表团非常感谢如秘书长在 A/57/77 号文件中的报告所表明的那样，联合国对改进和加强人道主义援助的协调的兴趣日益提高。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的工作非常值得称赞，必须加以强调。在过去 11 年左右，内战、自然灾害和其他紧急情况的次数、频率和规模都翻了两番。人口跨国大规模流动和内部流离失所这种同样具有破坏性的现象以及这类灾害和军事冲突的毁坏造成的大批人员伤亡，不可避免地导致需要更加有效、全盘和协调地探讨以哪些建设性和独创性方式评估、保护和照顾受害者。

联合国作为紧急救济和长期援助的最重要提供者，已在许多方面成功地成为核心角色。举例来说，得益于大会 1991 年第 46/182 号决议，联合国为进一步改进人道主义行动进行了广泛的协同努力，采取的办法是在总部设立多层面、注重行动的业务机构，并建立一个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体制下的结构完善、引人注目的外地级协调网络。显然，这样一种措施产生了积极结果，加强了联合国系统和受灾国家政府在备

灾和紧急情况预测等关键领域的合作与协商。紧急情况是对国家政府和人道主义行动者的能力的考验。

大会为协调国际措施而设立的联合呼吁程序，是对负责人道主义紧急情况的联合国紧急救济协调员办事处的补充。通过这一程序，已从各种不同渠道获得足够数量的技术知识、能力和资源，从而加强了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作为联合国人道主义行动中枢的作用和地位。

为了使联合国联合呼吁程序在协调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取得预期成果，需采取某些关键步骤。其中一个步骤是向受灾成员国提供援助，协助它们发展当地的技术能力，以便它们作出可靠的天气预测，制订可靠的防洪计划和应急计划。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气象设备已使用了几十年，因而已陈旧过时，通过它们得出的数据和天气预测毫无可靠性可言。

此外，联合国外地灾害管理小组可能会发现，获得负责备灾和救济工作的国家机构的参与，对它们开展业务是有利的。这便于调动高级政治意愿，使当地紧缺的紧急救济物资得到顺利分配。

为了使机构间联合呼吁机制继续取得成功，国际捐助界或许需要通过多边框架来输送大部分人道主义援助。这可保证透明和密切监督，使资金真正被用于原有目的。这些仅是可以采取的措施之一，它们都可对促进联合国救济机构与国家和民间的当地行动者之间的合作产生积极的递增效应。

最后，我国代表团还想敦促开展进一步的多边协同努力，以打击会引发冲突的某些行动，包括非法利用资源和非法进行药物和小武器贸易的活动。这些非法活动对协调人道主义援助的工作无不有着广泛的消极影响，因而有碍于减轻人类痛苦和减少易受害性的努力取得成功。

徐西泉先生（美国）（**以英语发言**）：据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红十字与红新月联合会）估计，在过去十年中，因天灾人祸而丧生的人多达 300 万以上。到 2000 年底，全世界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约

有 1 450 万人，因迫害或武装冲突而在国内流离失所的人则超过了 2 000 万。目前，全世界国内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的是苏丹和安哥拉，其次是哥伦比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

秘书长的报告提请注意冲突和自然灾害这两支破坏性力量的日益结合。在此之外，我们认为还应加上第三支力量——暴政。暴政会使自然灾害的消极影响成倍增加。在津巴布韦，600 万人目前正因为这些因素的结合而遭受痛苦。在世界其他地区，一些国家的政府参加了区域或国内冲突，致使宝贵的资金被用于武器，而其人民却遭受着饥饿和疾病之苦。

这类政府和非国家行动者不仅给自己国家的公民造成了巨大伤害，好些政府还阻挠救济人员的通行。美国谴责干涉人道主义救济努力的行为。我们赞同秘书长的报告的呼吁，即各国应消除此类障碍并为人道主义通行提供便利。

联合国各救济机构应进行合作并提高效率。我们赞赏人道协调厅紧急救济协调员的努力。我们支持联合呼吁程序及其统一如此之多的组织的各种要求并使之合理化的努力。在许多慷慨国家的援助下，联合国各机构以及数百个非政府组织正在世界各地挽救人们的生命，减轻人们的痛苦。但是，仅靠它们自己，它们减轻人们痛苦的努力永远也是不够的。

秘书长今年的报告借鉴了往年的主题，说明各国政府的所做所为对减轻其公民受到的伤害至关重要。为自己国家的人民提供安全和福祉，是每个国家政府的基本责任。这首先需要为基本基础设施、特别是供水和保健分配足够的资源，也需要为教育分配足够的资源。

国际社会正进行大力努力，以提高预测自然灾害的能力和通过预防措施减轻自然灾害对人民和财产造成的破坏的能力。美国赞赏参与这方面工作的联合国各机构通过国际减少灾害战略进行的努力。国际减少灾害战略支持设立国家委员会及实行统一标准，以减轻自然灾害造成的破坏。我们还赞同秘书长的呼

吁，即同致力于灾害管理的非联合国实体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及需要对各国家和地区当局予以支持。

最后，美国赞同秘书长的观点，即需要从紧急救济过渡到发展战略。如东道国拥有透明和负责的制度，则国际社会能在这方面取得更大的成果，在阿富汗的救济和重建已表明了这一点。此外，布什总统和鲍威尔国务卿已表示，美国承诺对巴勒斯坦人的经济困境作出反应和满足西岸和加沙的人道主义需要。去年，美国对其巴勒斯坦人援助方案进行了调整，将重点放在了当前危机中的最迫切需求上，同时亦没有忽视长远的基本建设需要。

我们在过去十年中学到了许多东西，现在，这些东西对我们开展工作、减轻人们在灾害发生之后的痛苦很有帮助。让我们继续为此目的而合作吧。

塞尔先生（利比里亚）（**以英语发言**）：利比里亚高兴地参加对题为“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包括特别经济援助的协调”的议程项目 21。我们感谢秘书长对联合国的出色领导和他近年来为使联合国系统能够满足这个至关重要的领域中的日前增长的需要而实行的改革措施。我们还赞扬他提出载于 2002 年 8 月 12 日的文件 A/57/301 中的关于为利比里亚的恢复和重建提供援助的见解深刻的报告。该报告概述了安全、政治以及社会和经济领域中的困难，并突出介绍了本组织支持利比里亚建立和平的合作活动。同样，我们还感谢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和紧急救济协调员在这些努力中所起的宝贵作用。

在联合国内外，关于利比里亚的悲惨局势都有充分的文件记录。最近，利比里亚外交部长莫尼·R·卡普东阁下在于 2002 年 9 月 20 日在大会上发言时在这个讲坛上充满感情的叙述了利比里亚人民所继续遭受的苦难和一个在冲突后建立平时时期而感到厌倦的国家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他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里亚政府和人民为重建国家而作出不懈努力。

在这方面，我想重申他的呼吁，并在这方面衷心地同意秘书长在他的前面提到的报告中所说的话：利

比里亚在和解、建立和平、重建和恢复方面正在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他指出，政府未能在国内和国际上成功地获得为使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所需要的资金。他指出，安全理事会所实行的选择性制裁是自从 2001 年 5 月以来国际援助严重下降的原因之一。

利比里亚的建立和平进程中的另一个主要关切问题是维护国内和平与安全。自从 1999 年以来，政府根据其保护领土边界的宪法义务与得到外部支持的非国家武装行动者进行交战，这些人决心以武力推翻民主当选的利比里亚政府。这场冲突继续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包括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邻近的利比里亚新难民。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不幸的局势已使自从 1997 年民主当选的政府就任以来所取得的任何进展再度丧失。

经验告诉我们，在冲突后时期，在一体化和重建方面的延迟，以及不充分的外部支持往往会损害为实现和平和恢复而作出的真正努力。政府将继续采取具体措施刺激经济增长，例如，慎重的财政政策、公共问责制和透明度。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协助下制订的五年中期计划预期将会加强和平和促进民主化、建立信心措施以及在利比里亚和整个分区域内预防冲突。利比里亚政府致力于法制并欢迎在马诺河联盟内正在采取的和平行动。

保健和教育也是由于外来支持不足而继续受到严重影响的领域。尽管如此，我们希望感谢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非政府组织在这些优先领域中进行的合作活动。

目前正在由传统的提案国和有兴趣的代表团审议一项关于利比里亚的恢复和重建的决议草案。一经提交，该决议草案除其他外将呼吁国际社会对利比里亚的人道主义和发展需要作出反应，对这些需要的满足将对这个分区域的安全和经济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生活在一个引人入胜和复杂的世界中，我现在是作为这个伟大组织的一个平等成员在大会中发

言，然而，我们面前的专题清楚地表明了我们中的一些国家，特别是提出援助要求的国家之间的差别。幸运的是，存在着另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我们都属于同一个人类。

本组织会员国无论其国家地位如何，都在过去的和平或冲突时期作出了集体努力以加强那些提高，而不是降低我们的人格的那些人类品质。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联合国继续是人类的希望，在多数情况下，尽力维护贫弱者，并为后代建立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原口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活动是由一些机构实施的，包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等等。为使这些活动能够产生有效和相辅相成的结果，我们认为有必要以协调的方式进行这些活动。在这方面，日本政府认为很重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在其会议的人道主义事务部分，联合国应在其全体会议上以更系统的方式处理人道主义事务。在涉及人道主义问题时，我们认为，有必要确定这样一个规则：首先应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会议的人道主义部分中对其进行充分讨论，随后应由大会赞同讨论结果。在这方面，日本政府欢迎作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今年7月进行的人道主义事务部分的审议结果而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关于加强联合国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协调的第2002/32号决议。

现在，让我涉及日本政府特别重视的四个具体领域。

首先，关于自然灾害，日本经常遭受地震，台风或火山爆炸等严重自然灾害。因此，作为一个捐助国和容易发生自然灾害的国家，日本认真参加并促进制订有关自然灾害问题政策的各种论坛。一份有关搜索和救援行动决议的草案现在正在审议中。此外，日本政府希望，国际搜索救援咨询小组指导方针能不断改善，以作为捐助国和受援国的一份有用的参考文件，能成为此领域的国际标准。这方面，我国打算作为今

年将在神户举行的亚洲太平洋区域小组会议主席，积极参加国际搜索救援咨询小组活动。

1995年，神户市周围地区遭受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地震，神户市被摧毁，数千人死亡。现在神户已成为亚洲地区解决自然灾害问题工作的一个协调中心，同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国际减少灾害战略、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和亚洲减灾中心（一个该地区减灾专家网）合作举办会议和研讨会。

第二，人们不能不看到，几乎在所有的武装冲突中，受害者大多数是平民。根据人道协调厅，在这种冲突中，每死一名士兵，同时就有10名平民丧生。因此，日本政府赞赏人道协调厅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领域所采取的倡议和努力。我们认为，应该让世界各地区有关各方了解联合国在此领域所开展活动的结果。与此同时，人道协调厅在开展这种活动时，应考虑到这些地区有关伙伴的意见。而且，日本政府和其它捐助国一起，支持人道协调厅召开一系列有关这一问题的区域讲习班。2002年10月在南非举行非洲地区讲习班之后，亚洲地区讲习班已在11月14日和15日在神户举行。这次讲习班办的非常成功，富有成效，有来自外交机构，包括国防部和非政府组织人士广泛参加。我理解，本月将在联合王国举办另一次讲习班，预定明年还将在其它地区举行讲习班。此外，安全理事会一直在审议妇女、和平与安全，以及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我们认为，安理会必须全面处理这些问题，它们是相互关连的。

第三，日本政府欢迎联合呼吁程序，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国际社会在处理人道主义危机时应采取的战略。日本还期望紧急救济协调员和秘书长发挥催化剂作用，比如，就有关“被遗忘的危机”发起及时的呼吁。说了这些之后，我要强调我们对联合呼吁程序某一方面的关切：即仅允许某些非政府组织参加联合呼吁程序的情况，但却不清楚的解释按什么标准邀请他们参加。我们认为，在决定邀请某些非政府组织参加联合呼吁程序前，我们自己必须展开充分讨论，并进一步讨论我们所采用的邀请他们的标准。

第四，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我们的巨大努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需要一直在上升。各人道主义机构必须在人道协调厅的领导下，界定他们的战略与重点，以便最有效地使用我们有限的资源。一般来说，我们认为主动积极的预防如果成功，成本效益可大大超过灾后紧急援助工作。日本政府打算尽最大力量促进秘书长始终主张的预防文化。

不用说，我国政府严肃和积极支持人道协调厅，在迄今向人道协调厅所提供的财政援助外，日本政府准备今年再提供约 200 万美元，并考虑通过人类安全信托基金，再向人道协调厅增款 300 万多美元，以解决国内流离失所者和信息管理问题。

必须通过幕后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工作的努力克服的困难，没有得到很好的认识，但这种努力在促进以有限的资源顺利落实人道主义援助活动方面有着不可缺少的作用。最后，我要赞扬所有不知疲倦的努力，冒着生命危险在实地保护和援助有需要的人民的所有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以及紧急救济协调员和人道协调厅所有工作人员，他们正在帮助国际社会帮助哪些人。

艾泽塔夫人（安哥拉）（**以英语发言**）：我发言感谢所有支持安哥拉和提出有关为我国的经济恢复提供经济援助的决议草案 A/57/L. 41 的会员国。我也要借此机会感谢所有积极参加起草过程的代表团，既丹麦代表欧洲联盟、美国、加拿大、挪威、爱尔兰、日本、葡萄牙、以及特别是我们的发展中国家同事——摩洛哥、墨西哥、纳米比亚、南非、津巴布韦、佛得角、印度和斯威士兰——没有他们的参加，我们今天不可能审议和通过这份决议草案。

不幸的是，我们提出这份决议草案，因为安哥拉的人道主义局势仍然非常危险。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关于安哥拉问题的报告（S/2002/834）认为这是一场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在感谢迄今已提供的援助的同时，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继续支持中期审查中提出的项目，慷慨支持 2003 年呼吁。

我希望能以协商一致通过决议草案 A/57/L. 41。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大会 1990 年 10 月 16 日第 45/6 号决议，我现在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观察员发言。

比列塔兹先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英语发言**）：今年 11 月 19 日在伯尔尼发起联合呼吁程序时，本组织总干事指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仍然坚信未来是有希望的。

但不幸的是，人道主义局势并没有出现重大改观。在当今的大多数冲突中，平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继续承受着主要痛苦。许多人患有疾病和遭受饥饿。另一些人则流离失所和与家人失散。许多人已经死亡。儿童受到绑架和被迫当兵，他们的生活被无可挽回地毁灭。在和平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是确保在所有冲突中始终和绝对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红十字委员会正在作出不懈努力以实现这一目标。它一直在呼吁并将继续呼吁所有国家不遗余力地遵守其根据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的第 1 条和第一附加议定书在这一方面承担的义务。

与此同时，红十字委员会充分意识到，确实只有通过进一步的适当协调才能更为有效地作出普遍的人道主义努力，因为大多数冲突局势中的人道主义需求的范围和复杂性是一个单一组织所不能应付的。对红十字委员会来说，协调意味着与联合国各机构和其他人道主义行动者在其各自任务规定、运作原则和方法的框架内寻求尽可能大的互补。这种协调主要由与其他人道主义组织共同怀有的急切愿望所推动，这就是协调努力和避免重复，从而尽可能适当地利用资源和专门知识以帮助那些处于危难中的人们。

在这一方面，红十字委员会与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与联合国协调机制和机构，例如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机构间常委会）和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开展了合作。作为机构间常设委员会的长期受邀者，我们参与该论坛及其附属机构的各种会议，就一系列专题性和业务性问题交流情报和看

法。例如，红十字委员会近来为编写题为“日益壮大的庇护树：通过人道主义行动保护人权”的机构间常委会出版物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一本为在这一领域工作的所有人道主义组织服务的唯一惯例集。红十字委员会除其他以外，还为人道协调厅关于制定各种复杂紧急情况下共同的人道主义行动计划的工作作出了贡献。另一个合作例子是红十字委员会和位于日内瓦的人道协调厅国内流离失所股之间的合作。

与此相并行的是，红十字委员会与许多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保持着经常的双边对话。例如，它今年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举行的一年一度的高级会议主要结合阿富汗的情况处理国内流离失所者问题。与联合国秘书处合作的另一个事例是在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和维持和平行动部为维持和平行动的文职人员所开设课程的框架内提供的培训，红十字委员会向它提供了关于妇女在冲突中的特殊需求的课程单元。

副主席圣克拉拉·戈梅斯先生（葡萄牙）代行主席职务。

关于危机地区的人道主义协调这一议题，红十字委员会必须重申其坚定立场，人道主义行动必须与政治和军事行动保持距离。它们的目标从根本上看是不同的：军事行动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建立并维持和平与安全，以便协助促进或维护冲突的政治解决。尽管这种解决是最终结束冲突所造成痛苦的关键，但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人道主义行动者必须能够独立地援助和保护受害者。因此，红十字委员会在其与各武装部队的关系上始终致力于促进更好地理解并尊重彼此的各自作用、限制因素和工作方式。在这一方面，红十字委员会对其视为政策框架制定一级增加对入人道主义活动的军事介入的日益增长趋势感到关切。它谨强调避免人道主义援助军事化可能产生的角色混乱的迫切必要性。这将会严重损害后者的中立形象，并随之对入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安全产生影响。

在这一方面，协调也意味着采取一致行动捍卫入人道主义活动的独立性和严格的人道主义特性。这种努

力对于维护人道主义组织可以安全履行其任务规定的工作环境是不可或缺的。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按照大会 1994 年 10 月 19 日第 49/2 号决议，我现在请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观察员发言。

德斯克拉博斯女士（红十字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对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红十字与红新月会）有机会就如何加强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协调阐述其看法表示感谢。

第 46/182 号决议通过以来的十年里，我们这些联合国内外的人道主义机构为更为协调一致地回应我们受益人以及我们支持者的需求和利益所需要的手段和机制得到逐步发展。自然灾害或其他紧急情况的脆弱群体和受害者是与其他人有着同样权力和义务，包括获得尊严的权力的普通人。

红十字与红新月联合会是一个能够极大地促进各国政府和入人道主义机构遵守其对受益人所承担责任的网络。我荣幸地成为其成员的红十字与红新月联合会理事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在各个国家的辩论中和在联合国各机构内发展国家红十字和红新月会充分和受人尊敬地履行其职责的能力。

这就是大会第 46/182 号决议通过以来红十字与红新月联合会参与若干重大主动行动的背景。这些主动行动包括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和救灾领域的非政府组织的行为守则、环球项目的人道主义宪章和救灾行动最低标准，以及更完善的方案编制倡议，这些行动均产生于这样的信念：在受暴力影响的各个社会中，经详尽规划、带有备选方案的援助方案编制和创造性的执行选项可以支持当地的恢复和复兴能力。

这些主动行动的结果便是人道主义问责制度项目，这一机构间主动行动研究了所有人道主义行动自我管理机制的必要性，其目的是确保对受战争和灾害影响的社区和个人负责。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国际联合会开始审议国际救灾领域的国际法律框架。国际联合会代表团在大会本

届会议期间的有关辩论中，就这一主题作了详细发言。我现在不再重复我们已经说过的要点。但我们工作取得的进展将会定期提请联合国大家庭关注，以确保所有国家和所有国家的红十字与红新月联合会，在将于 2003 年 12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红十字和红新月会国际会议上收到一份载有将采取行动的的建议的报告时，已经获得了必要的信息。

在基于我早先提及的干预原则基础之上的各项方案中，将会反映我们努力强调紧急干预单位、当地的评估和协调小组以及灾害救济储备基金的重要性情况。

我们在过去吸取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没有任何单一机构或组织可以或者应该试图单独做这件事。这就是我们国际联合会集中全力建设与其他组织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的原因所在。例如，有时在某种特殊局势需要的情况下，诸如南部非洲目前面临的悲惨局势，我们便建立了一种特殊的伙伴关系，即与世界粮食计划署建立了伙伴关系。在其他情况下，则在战略基础上建立伙伴关系，诸如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或泛美卫生组织建立的伙伴关系。

我们还在巴拿马建立了国际联合会的泛美灾害反应股。联合会打算拓展它在区域联合国组织中的国际存在，正在考虑各种安排以发展与所有联合国区域经济和社会委员会的合作。作为这种安排可以发挥作用的一个实例，我国的红十字协会——智利红十字协会，将协助国际联合会维持其作为一个国际组织与设在圣地亚哥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联系。

同样，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在形成红十字与红新月会对于即将举行的审议《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巴巴多斯行动纲领》执行情况会议的观点方面，将会发挥主导的作用。

国际联合会高兴地与 Provention Consortium——一个最初由世界银行建立和作为东道主的团体，其秘书处现位于日内瓦的红十字与红新月会总部——

建立合作关系。这是一种全球性的联盟，它可以确实加强防灾和救灾的决心和行动。这种联盟包括政府、国际组织、学术机构、私人团体和民间社会旨在减轻发展中国家灾害影响的组织。

在紧急援助领域和救灾领域行动者的数量日益增加，强调了进行协调的必要性，并且呼吁受影响国家的行政机构发挥核心的作用。这就是国际联合会继续呼吁建立国家计划和国家协调机制的原因所在。作为国家的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以及作为一个国际组织，我们将继续为实现这些目标作出贡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大会 1992 年 10 月 16 日第 47/4 号决议，我现在请国际移徙组织观察员发言。

派瓦先生（国际移徙组织）（以英语发言）：十年之前，在大会通过第 46/182 号决议时，国际移徙组织荣幸地成为特别邀请加入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机构间常委会）的三个非联合国组织之一。自那以来，我们构成其一部分的人道主义界，努力处理了有时是令人灰心丧气的复杂局势和大规模的迫迁以及先前很少见到或无法想象的人类苦难。

正如在复杂局势中平民的苦难有所加剧一样，对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的威胁也在加大。国际移徙组织与联合国订有一项加入联合国安全管理系统的正式协议，它对于这种趋势表示深切关注。我们在继续采取措施，与联合国安全协调员办公室密切协调，加强我们处理工作人员安全问题的能力。不过，正像我们在共有的安全结构中的联合国伙伴关系一样，我们正在为寻求提高安全准备程度所需的额外资源而努力，特别是在这些额外资源系核心成本但非由分摊会费承担的情况下。

面对这些挑战，紧急救济协调员及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的富有献身精神的工作人员，在建立更密切的合作关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国际移徙组织认为，在人道主义危机的各个阶段——从编制应急计划到采取行动以及吸取经验教训，机构间常委

会的机制为在有关国际机构之间的信息分享和协调方面取得显著进展，直接作出了很大贡献。我们珍视参与机构间常委会的工作，我们感谢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大岛贤三先生对该委员会进行的坚定而全面的管理。

对国际移徙组织来说，作为业经加强的机构间联合呼吁进程的一部分，国际移徙组织 2003 年的全球行动于上星期发起，这是我们参与机构间常委会工作的关键组成部分。与这一进程开始时作一比较，或者与去年的进程加以比较，目前的呼吁显示，在既定的局势下提出满足两种需求的更全面和更具有战略性的构想，以及在参与机构间处理这种局势的协调计划方面，取得了相当引人注目的进展。

所有有关方面，首先是作为协调员的人道协调厅，都作出了不懈努力，才取得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成绩。实际上，诸如移徙组织这样的较小的业务机构，有时会发现这一进程相当艰难。尽管如此，像其他的机构间常委会伙伴一样，我们继续承认这种办法的优越性，这不仅是因为捐助者强调这一点，也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将我们自己的作用和优先事项在既定的复杂紧急局势中具体化。事实上，我们承认联合机构间呼吁是一种战略规划和方案制定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资源动员的工具。坦率地说，它在有些时候使我们无法看清楚，反应模式未必反映了这一进程中的实际改进情况和最终产品，也未必反映了最为紧迫的需求。

最后，在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内部设立国内流离失所者股，是结合了一系列机构的实力的协调行动，如何建立更强有力的反应机制的又一实例。移徙组织欢迎人道协调厅关于设立该股的倡议，欢迎人道协调厅邀请所有机构间常委会成员参与的开放态度。我们认为，这是在一个更为复杂、值得各会员国给予强烈支持的领域，进行的一项重要的机构间努力。对我们来说，我们高兴地应紧急救济协调员的请求，临时调派一位经验丰富的移徙组织工作人员到该股工作。

如果移徙组织极其重视其参与机构间常委会的工作，这是因为我们继续看到由于机构间常委会的存在，在所形成的应急反应能力方面出现了实际的改进。

尽管人道主义界毫无疑问仍然可以做得更好，但令人鼓舞的是，已经确立有效的机制，它们在帮助机构间常设委员会伙伴实现更加协调和积极主动地应对人道主义紧急情况方面证明了自身的价值。移徙组织今天借此机会重申它对这种伙伴关系的承诺。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已经听取了关于议程项目 21 及其分项目(a)至(c)辩论的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

大会将就决议草案 A/57/L.33、A/57/L.41、A/57/L.42、A/57/L.46 和 A/57/L.47 作出决定。

决议草案 A/57/L.33 的标题是“为哈萨克斯坦塞米巴拉金斯克区域的人的康复、生态恢复和经济发展开展国际合作与协调”。在开始对该决议草案采取行动之前，我谨宣布自我介绍该草案以来，下列国家已成为其共同提案国：阿尔及利亚、巴西、哥斯达黎加、列支敦士登、马来西亚、摩洛哥、大韩民国、斯洛伐克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通过决议草案 A/57/L.33?

决议草案 A/57/L.33 获得通过（第 57/101 号决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决议草案 A/57/L.41 的标题是“为安哥拉的经济复兴提供国际援助”。在开始对该决议草案采取行动之前，我谨宣布自我介绍该草案以来，下列国家已成为其共同提案国：比利时、中国、塞浦路斯、厄立特里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几内亚、爱尔兰、牙买加、马来西亚、摩洛哥、西班牙、瑞典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通过决议草案 A/57/L.41?

决议草案 A/57/L.41 获得通过 (第 57/102 号决议)。

代理主席 (以英语发言): 决议草案 A/57/L. 42 的标题是“为促进塔吉克斯坦的和平、正常状态和重建提供紧急国际援助”。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通过决议草案 A/57/L. 42?

决议草案 A/57/L.42 获得通过 (第 57/103 号决议)。

代理主席 (以英语发言): 决议草案 A/57/L. 46 的标题是“向莫桑比克提供援助”。在开始对该决议草案采取行动之前, 我谨宣布自介绍该草案以来, 下列国家已成为其共同提案国: 澳大利亚、孟加拉国、比利时、布基纳法索、塞浦路斯、厄立特里亚、法国、几内亚、牙买加、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亚、西班牙、苏丹和多哥。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通过决议草案 A/57/L. 46?

决议草案 A/57/L.46 获得通过 (第 57/104 号决议)。

代理主席 (以英语发言): 决议草案 A/57/L. 47 的标题是“向东帝汶提供人道主义救济、复原和发展援助”。在开始对该决议草案采取行动之前, 我谨宣布自介绍该草案以来, 下列国家已成为其共同提案国: 伯利兹、克罗地亚、厄立特里亚、几内亚、以色列、马来西亚、菲律宾、萨摩亚和斯洛伐克。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通过决议草案 A/57/L. 47?

决议草案 A/57/L.47 获得通过 (第 57/105 号决议)。

代理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谨通知各成员, 将于稍后的日期对决议草案 A/57/L. 43 采取行动。

我现在请那些希望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我谨提醒各位成员, 行使答辩权的发言第一次以 10 分钟为限, 第二次以五分钟为限, 各代表团应在其座位上发言。

沙哈姆先生 (以色列) (以英语发言): 首先我谨表示以色列对在以色列部队与巴勒斯坦枪手星期五在杰宁的交火当中被杀的伊恩·胡克先生之死表示深深的悲痛。以色列还向他的家属表示最诚挚的慰问。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杰宁难民营恢复项目主管胡克先生是一位献身事业的人道主义工作者, 他服务他人的工作是无私和令人钦佩的。以色列将对导致他死亡的事件继续进行彻底的调查。

以色列支持捐助者和国际社会为缓解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居民的困难所作的努力。以色列意识到巴勒斯坦居民的人道主义和经济需求, 并且把满足这些需求看作以色列的基本利益所在。

在今天的辩论中, 巴勒斯坦观察员多次提到巴勒斯坦人日益恶化的经济和人道主义状况, 并指责以色列的安全措施应对这种状况负责。尽管巴勒斯坦人日益增加的困难是一个令人伤感的事实, 但把以色列的行动当作造成这种苦难的原因是不诚实的。这就象从故事的中间来开始叙述这个故事。

以色列自签署 1993 年奥斯陆协定以来, 已经作出大量努力, 以在和平进程中促成巴勒斯坦-以色列经济合作。结果是, 自 1994 年以来, 巴勒斯坦在以色列的贸易和就业以及其它形式的经济合作显著增加, 直至目前暴力事件的爆发。

自 1994 年以来, 以色列在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合作中, 采取了广泛的行动, 以促进和改善货物和劳动力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地区向以色列自由流动。此外, 还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区建立了工业园区, 其中有大量以色列投资和经济激励。这些措施为巴勒斯坦经济带来了显著的正面影响。

然而, 巴勒斯坦领导层在 2000 年 7 月戴维营首脑会议之后作出的把暴力当作正当工具使用的决定破坏了以-巴经济合作, 并且使以色列除执行重要的

安全措施以保护自己免遭巴勒斯坦恐怖主义袭击外别无他择。如果以色列要履行其作为主权国家的义务来保护其公民的生命，巴勒斯坦恐怖主义造成的这一严重的安全威胁使这些措施不可避免。必须强调，安全预防措施的目的并不是要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过重的负担，而是确保每天面临生命危险的以色列公民的安全。

正如秘书长的报告(A/57/130)中适当指出的那样，捐助者承认以色列的正当关切。以色列面临的挑战是尽最大的努力保护其公民，同时竭尽全力减少加紧的安全对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影响。这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以色列冒了适当的风险，以便试图弥合安全和人道主义需求之间的差距。因此，以色列的政策是尽量区别那些从事、协助和指挥恐怖主义活动的人和并没有参与恐怖主义的平民。如果某些地区恢复平静，就可以在不顾其他地区的情况下，在那里实行改善。

不幸的是，恐怖分子把以色列放宽对巴勒斯坦人日常生活限制的每一次努力当作对以色列平民重新发动袭击的机会。例如，他们利用放宽的行动自由渗入以色列城市并发动袭击，并且利用救护车加快通行来偷运逃犯甚至自杀性爆炸手。星期六在加沙沿海地区发生的袭击以色列军舰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在放宽对渔船的安全措施之后，加沙捕鱼区扩大到12海里。恐怖分子利用这一改善的情况，企图从海上派遣自杀性爆炸手。这艘船被截获，恐怖分子引爆炸弹，炸伤4名以色列士兵。不用说，在发生这起企图渗入的事件之后，以色列被迫对加沙海岸重新实行安全限制。

这表明，各种事件对当地平民造成的影响主要归咎于恐怖分子自己对平民的伤害。这种恐怖主义伤害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结束这种局面取决于停止暴力和恐怖主义。因此，巴勒斯坦人今天在这里声称，巴勒斯坦人的经济和人道主义困境是以前以色列安全措施造成的，这种说法无视因果关系。假如没有恐怖主义，就不需要加紧安全，造成消极的经济和人道主义后果。如果巴勒斯坦观察员真正关心该领土人民，她

就应该勇敢地面对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内部活动的恐怖主义组织，以停止其暴力，而不是责怪以色列不得不保护自己。

巴古提夫人（巴勒斯坦）（**以英语发言**）：我们再次听到以色列代表充满谎言和歪曲的发言。我现在不详细谈这篇发言的内容。我只想作三项评论。以色列代表企图指责我们领导层作出一项在被占领土使用暴力的决定。尽管以色列代表团企图歪曲事实，但暴力和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局势恶化的真正原因是以色列持续不断的军事占领和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军事行动升级。这是事实。

占领是被占领土局势恶化的主要原因。这并不是我国代表团或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说法。我要请以色列代表去阅读秘书长特使和特别协调员编写的关于被占领土的所有文件和报告。所有这些文件和报告都指出，困苦和经济局势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以色列部队犯下了现代史中最骇人听闻的战争罪。包括国家恐怖主义在内的这些罪行是在“安全”的幌子下犯下的。以色列部队使用过份武力，拆毁许多房屋、限制行动自由以及关闭被占领土。所有这些行动对我们的经济局势造成毁灭性影响。

关于恐怖主义问题，一个在其历史中犯下最令人发指的罪行和恐怖主义行径的政府的代表竟然厚颜无耻地谈论恐怖主义。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谴责所有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不管谁搞恐怖主义，不管恐怖主义是针对巴勒斯坦平民还是以色列平民。但是，我们不应该混淆问题。必须把作为我们在所有声明中正式谴责的令人发指的罪行的恐怖主义和生活在压迫和外国占领下的人民自卫和抵制占领的权力区分开来。这一权利不是我们、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给的。这一权利是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给的，国际法规定使用任何手段抵制占领和压迫是合法。

沙哈姆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在我第一次答辩发言中，我阐述了巴勒斯坦观察员在其答辩中提出的大部分问题。然而，由于答复巴勒斯坦观察员给我一次机会在大会面前再作 5 分钟发言，我愿详细谈谈今天在讲台上所作的发言中提出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巴勒斯坦儿童在暴力中的伤亡。几小时之前，一个名叫杰哈德·法基的 8 岁男孩在纳布卢斯企图向以色列士兵投掷两颗钢管炸弹时被杀死。这种在武装冲突中利用儿童的令人发指的做法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从暴力重新爆发的最初时期以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意识到可获得的宣传效果，积极地推动儿童参加反以色列暴力行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学校、夏令营、清真寺和官方媒体特别对年轻听众进行煽动。此外，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训练儿童使用武器，并且营造一种赞美阵亡的气氛，以及鼓励儿童成为自杀性爆炸手。这种玩事不恭地把儿童当作冲突中的工具的做法始于巴勒斯坦教育制度。很多最近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自己出版的巴勒斯坦教科书没有象以色列那样教育孩子了解和平，而是公开教唆对以色列和以色列人的仇恨。巴勒斯坦官方媒体出版的材料和广播强化这些课程，使其煽动的主要目标为儿童，鼓励他们仇恨以色列人并参加暴力。电视广告敦促儿童“放下玩具，拿起武器”，而巴勒斯坦的教育电视台的节目则美化在反对以色列斗争中的杀身成仁精神。

青年团体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官方夏令营教育儿童成为反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圣战中的神圣战士，实际上在训练年青人使用火器。教育设施被用来鼓励对自杀爆炸手的英雄崇拜，在心理上使巴勒斯坦儿童准备步其后尘。

随着时间的过去，由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加紧其煽动并扩大在暴力中利用儿童，愈来愈多的年轻的巴勒斯坦男女孩子们被当作自杀爆炸手。自杀爆炸手的年龄每天都在下降，而少年进行的攻击已成为经常之事，此外，更年轻的儿童——一些不过是蹒跚幼儿——被用来掩护运输武器和爆炸物。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对儿童的操纵在媒体中广泛记录，是对每一项旨在武装冲突局势中保护儿童的国际条约和公约的违反，应受到谴责。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对儿童的罪恶利用，是完全不道德的，根本上是违法的。

还应该记得数百名以色列儿童在恐怖主义袭击中被打死和打伤。这些不仅仅是暴力的意外受害者，而且是恐怖主义分子心目中的目标。他们在巴勒斯坦狙击手的射击和过路车辆机枪埋伏射击中被蓄意当作目标。巴勒斯坦的路边爆炸伤残了校车中的儿童，以色列的青年在其住家附近散步时被恐怖主义分子用棍棒和石头打死。自杀爆炸手谋杀了数十名以色列年青人，选择已知年青人聚集的场所攻击：迪斯科舞厅、汽车站、速食店、购物中心。

尽管每名儿童的痛苦都是不幸和令人遗憾的，但双方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别。大多数巴勒斯坦儿童是由于直接参加暴力对抗而受伤，而少数伤亡是交火或回击恐怖主义目标的不幸结果。同此形成对比的是，以色列的儿童受害者则是恐怖主义攻击者的蓄意目标，成为巴勒斯坦爆炸手、狙击手和枪手的蓄意和喜好的受害者。

巴古提夫人（巴勒斯坦）（**以英语发言**）：很抱歉再次发言，但以色列代表团的发言使我不得不谈几点看法。最后这次发言至少是一种种族主义的看法。它不仅是种族主义的，而且是不准确和充满谎言的。

我国代表团对任何儿童的死亡或受伤都感到遗憾，更不用说以色列儿童。我们对任何地方的儿童的丧生都感到遗憾。我们谴责无论是由谁造成的对他们的杀害。

我只想提醒以色列代表团注意，自 2000 年 9 月以来已经有 2 000 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其中三分之一是儿童。我们指的是 500 名巴勒斯坦儿童。而根据统计，大多数这些儿童不是在家里就是在学校被打死的。只有几名儿童是在暴力发生地死亡。我再说一遍：

他们中大多数不是在家里、在街头就是在校园中死亡。

此外，我们有 35 000 人受伤。同样，其中三分之一是儿童。我们说的是大约 10 000 名受伤的巴勒斯坦儿童；其中很多人是永久伤害，无法恢复其正常生活。以色列代表怎敢谈论儿童及对儿童的热爱？

我的第二点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并没有利用儿童。它并没有教育儿童去仇恨。我们的儿童亲眼目睹毁灭、自己居住的房屋被摧毁。他们目睹着其家长被打死，看到对被占领土的包围。这就是巴勒斯坦儿童如何学会抵抗占领。他们在 35 年的占领下没有过上一天的正常生

活。他现在怎能谈论暴力、仇恨和教育儿童？35 年来，这些儿童没有看到过任何一种正常的生活。没有享受过一项在《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中所规定的权利。以色列侵犯了巴勒斯坦儿童所享有的每一项权利。他们本不应斗胆谈论其对儿童的关怀。我们象任何其他人一样热爱我们的儿童。我们象任何其他人一样热爱生活。但只有通过结束占领和结束压迫，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儿童才能够在和平与安全中生活。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提请各位成员注意，将于稍后的日期就决议草案 A/57/L.43 采取行动。

下午 5 时 10 分散会